

<<公子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公子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143226

10位ISBN编号：7544143228

出版时间：2010-12

出版时间：沈阳出版社

作者：沈七七

页数：2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公子最>>

内容概要

她是绿湖烹调船菜的渔娘，他是呼风唤雨的白衣权贵。

初见原本稀松平常。

但爱念竟似暗漩，将她步步蚕食。

谜一般的少年。

风一般的离歌。

绿湖上懵懂的少女时光，国恨家仇的温柔糖衣。

如何谓之爱？是“求之而不得”的落寞，还是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狂喜？

她要的人生其实简单。

找个好对象，做对俏鸳鸯，去江湖游荡。

但他的江湖，到底在哪里……

<<公子最>>

作者简介

沈七七，南方人，多年前远上京城，今已归来。

人生悲欢离合易如反掌，看那绿水青山别来无恙。

书籍目录

01 陌上少年足风流02 冰与雪，周旋久03 消得飞花几度，与子同游04 日日花前常病酒05 男儿何不带吴钩06 我是人间惆怅客07 且向长安过暮春08 记得那年花下，深夜。  
09 轻裘绿罗红舞裙10 雪拥蓝关马不前11 一生孤注掷温柔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01 陌上少年足风流 我遇见欧阳公子，是在春天。

其时桃红柳绿，正是吃鳊鱼的好时节，约上三五知己踏青赏花，累了就相携到绿湖用些鲜美小菜。

泱泱绿湖，绵延百里，湖畔停泊了大大小小的船只，渔娘们倚在船头揽客，布帘一掀，里面别有洞天，木桌木椅笑语喧哗。

不出半个时辰，就有新鲜鱼虾被料理得清新爽口端上桌。

你若独来，可邀渔娘对酌，兴致上来，不妨将船缓缓划向湖心，芦苇荡，野鸳鸯。

美景佳肴俏渔娘，绿湖是宁城浪荡子流连的好去处。

成群结队地来了，选上几条船拼在一起花天酒地，然后各自搂了渔娘去往湖水中央，所谓醒时同交欢，醉后各离散。

我也是绿湖上的渔娘，但我只提供厨艺。

这显得很吃亏，旁边的柔娘号、媚儿号和红菱号都在一两年内从乌篷船换成了画舫，可我的小明号还是只能容纳几个人，像我本人，是一只瘦巴巴的麻雀，终日蹦来跳去，也不过只觅着几粒米吃吃。

我出生在昼夜交替的清晨六时，日月光华。

我便唤作小明了，我娘告诉我，我爹说过，名字取得太大了会折福，心头存着小小的一点光明，不至于被风吹散就好。

但柔娘老劝我改名字，她说小明像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，对客人缺乏诱惑力，不利于生意。

柔娘当然不叫柔娘，媚儿也不叫媚儿，我想她们是对的，因此她们的船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气派，甚至还雇了人代为揽客，都是清一色的豆蔻少女，清秀可人。

可小明号向来只我一人，揽客上船，捕鱼烹调，日出而作，日落不息。

柔娘她们一开始就是有搭档的，她揽客陪客，搭档专司做菜，主内主外分工明确。

但我无人相帮，在这世上，我和我娘相依为命，互为惟一亲眷。

我娘青姑无所好，独爱攀上村头的桂花树晒太阳。

自十九岁起，她就把青春年华全都献给了村头那棵桂花树了。

十七岁时，青姑和异乡人在桂花树下定情，十九岁时，她被始乱终弃，从此她不再记得任何，生活在她的思维里，已简化成一棵桂花树。

她们都对我说，你娘疯了。

但我想，她不过是走不出年轻时的那个月夜，桂花树下，那人含笑，道尽傻话。

令她一生清福，两年享尽，两年折尽。

我爹抛下身怀六甲的我娘，在一个清晨远上京城做生意，从此不知所终。

我娘未婚先孕，丢尽了族人的脸，亲戚们都不认她。

她本就欠缺谋生能力，外公外婆过世后，我和她的日子一度穷得揭不开锅，靠村长家接济才勉强过活。

等我懂事后，就按村长的指点卖掉爹赠予我娘的几样首饰，购得一条小船。

一晃多年，我的小明号在绿湖站稳了脚跟，只做清清白白的生意，竟也得以苟全，还攒了些银两。

我计划将来带我娘去宁城之外的地方看看，若有幸在路途中碰到我爹，我就揍他一顿，像刮鱼鳞一样，刮得他遍体鳞伤。

是的，小明号不是黑店，但此间主人不好惹，他走着瞧。

盘下这条船的头一年，我的厨艺稀巴烂，在绿湖上艰难求存。

苦心琢磨反复试验多次，烧煎炖蒸，味道不对就重新来过。

半年后，我吃伤了，闻到鱼虾气味就想吐，但这不妨碍我开始能做一手不赖的饭菜了。

尤其是一道桂花酿鲈鱼，被食客们奉为绿湖一绝。

说起来，这纯属我娘青姑的功劳，我哄她说，只要把桂花酱做得独步天下，我爹自然就会回头。

我得找个事给我娘做，不然她迟早心力交瘁，早早死于相思。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有盼头，人才能做得了事，这话不服不行。

食客当中，有些人歌颂了菜肴，顺便赞美了我，但这带给我的通常是麻烦。

虽然小明号有言在先，多数人对满身鱼腥气的我没什么兴趣，但总有那么几个饥不择食的男人，令我周旋得艰难而危险。

有一次，我正好接待了几个江湖汉子，就缠着学了几招自保。

跟歌舞升平的柔娘号之类不同，小明号的食客多半是独酌客，落第的秀才、黑衣的剑客、辞官的重臣，诸如此类。

作为从小穷怕了的人，我总想着手里要攥点底儿才好，渐渐的，我成了一个穷凶极恶搜刮民脂民膏的败类，最擅长从来往的人群身上敲些东西为我所用。

比方说，秀才赠我诗书，剑客予我防身术，老去的朝臣则为我讲述庙堂艰辛。

这些人独行惯了，生命到了孤清处，只想要个人陪在一旁，听他说起客途秋恨，夜雨孤灯。

有时我看到他们醉去，醒来，我想这个人生，其实可能并不是个寄放理想的好地方。

但终我一生，我也不过是想像他们一样，经过一些事，遇上一个人。

若最终也只能如同他们，半生潦倒，孑然一身，也终可寻一条清静的小舟，江海余生吧。

若再能幸会谈得来的陌路人，已可算圆满。

常常在这样的静想中，我躺在我的船里，枕着星光睡去，梦中永远是清香的水流和跳动的烛火。便是这般，时光打发得倒也轻易。

但我终是遇上他了。

那是一个寻常的傍晚，我正在为一位蚀本的商人烧鱼，听到帘外有人声鼎沸，商人出去看了看，摇着头说：“不知是哪位阔客，排场甚大。

” 话音未落，小明号陡然一晃，接着又是一下。

商人在船头已站不稳，慌忙扶住桅杆。

我撑住墙面才勉强站住，透过小舷窗朝外头望去，一艘华美大船正扬帆而来，激荡起水花四溅。

连柔娘号都被波浪晃得花容失色，我这条小船，晃得更是魂不守舍。

后来我听人说，晕眩本身，就是爱情初来的模样。

但那时我只是恼恨地将泼洒了一地的松鼠桂鱼清扫干净，又向商人赔笑脸：“等它过去了，我再给你烧一条。

” 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水声湍急，我愈发站不稳当，再一看，柔娘号和媚儿号都趁乱划走，柔娘重情义，冲我喊话：“怕是欧阳世家来拿人了，快逃！”

” 欧阳世家我也是听说过的，他们是武林豪门，最喜网罗年轻貌美的女子充当家奴，闲时教上几招剑术，专供公子哥儿和他们的朋友聚会时取乐。

尤其是欧阳家三公子，名声最是不堪，据说他认为女子习武，身段会练得分外柔媚，为此还作过歪诗一首： 欧阳府中小俏奴，挥剑自如莲花步。

身姿娉婷映红烛，承欢娇容蚀人骨。

平仄不分，乱来一通，但在这帮富家公子圈中广为传颂，真是荒淫无度。

此际他们来了，船娘们岂有不逃之理？

与人为奴，哪及自在作妖来得自在。

我也想逃，但小明号不争气，大船近了，一个浪头掀来，它翻了—— 商人狼狈不堪地抓住甲板，我仗着水性好，又粗通几招功夫，腾空而起，又甩过一块船板扔给他：“接着！”

” 大船船头有人拊掌，语气里竟有赞赏：“姑娘的身手倒是不坏啊。”

” 我无意识地望过去，说话的是个华服公子，黑眸如朗星，薄唇勾起笑意，微微向我拱手：“在下欧阳，行三，姑娘如何称呼？”

” 他站在风浪里，笑得气定神闲，是那样一个白衣俊逸的少年。

欧阳公子，原来你是这样的。

这年暮春，有一个人乘一艘大船向我行来，在他身后，是沉甸甸的夕阳。

商人抱住甲板逃到岸边，我借桅杆之力，一撑一跃，稳稳落在大船上，和俊朗少年两相对望。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橙黄的光芒中，他一身洁白，探究地瞧着我。

我拍拍手，指一指我的破船：“吃饭的家伙没了，你得赔。”

“我很年轻，但不貌美，不符合他拿人的原则，我才不怵。”

雁过拔毛是我的忠旨，即使对手是他。

关于这个险恶人生，我比养尊处优的千金大小姐更知道，你不把自己当女人了，被男人调戏的可能性就少了至少一半。

小明号能存活下来，靠的不仅是厨艺，还有粗声粗气的喉咙，和够辣够劲但够爷们的举止。

至于“细腻优柔多思敏感”这些小女人心思，被我紧紧掖着，谁也不给瞧见。

不给闲杂人等瞧见。

那欧阳公子抬了抬下巴，笑得散漫：“女孩子家家的，本该花香四溢，你瞧瞧你——”说话间竟欺身走近，广袖拂过我的脸，一枚硕大的鱼鳞应声落地，“随了我等同行，才是不负春色。”

“鱼鳞在甲板上闪着卑微的银光，我伸出脚将它碾了碾，直视着他：“那你能给我多少钱？”

“他又笑：“姑娘认为自己值多少银子？”

“我一喜，迅速盘算讹多少钱才能击退他，又能继续营生。”

那边厢已有人懒懒地开口了：“欧阳老弟，你的口味几时变得这般别致？”

“我定睛一看，甲板右侧竟摆了一张雕花大床，身着金色锦袍的少年斜斜躺在黄昏里，衣襟松垮，通身绣了绿牡丹，白皙锁骨全情裸露，一手搂着美姬，一手端着琥珀樽，正漫不经心地望过来。”

欧阳公子唇边噙一丝懒洋洋的笑：“莲花兄，世间百媚千红，你只欲取一瓢，我却想当个大水桶。”

“他笑得太感人心跳，啊今夕何夕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”

别笑我，我真这样想。

被称为莲花兄的少年郎长得很妖孽，身子略一前倾，取酒饮尽，香肩半露胸口微敞，比他身侧的美姬更妖冶，更让人心神荡漾。

他手中折扇一收，媚目贼贼发亮：“欧阳，我对简裳也是不错的，你可小看我了。”

“名叫简裳的美姬已斟上酒，妖娆而笑：“公子取笑了。”

“欧阳公子啪啪拍了两下手，便有人阔步登上甲板了，玄袍在风中轻拂，口中只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莲花施主，简姑娘可是贫僧的爱女，切莫……”“爹！”

“简裳嘟着嘴，腰身一拧，跑去他身边，“女儿愿意嘛！”

“欧阳公子星眸一闪，微笑地看向玄袍僧人：“头没破大师渡尽万人，不如先渡令媛闯情关。”

“他本就俊美，这一笑更是风姿悠然。”

头没破大师叹气，双手合十，面庞诚挚：“贫僧若能看透世间情事，头就该破了。”

“这句话我可没听懂，忍不住插话道：“为什么头会破？”

“冲破头脑桎梏，方是大悟。”

贫僧愚钝，还需多加参详。

“大师看了看我，招招手，“姑娘，你且过来。”

“大师长得圆头圆脑，连眼睛都圆溜溜的，蹬双木屐也没我高，让我一看就想笑。”

他眯着眼端详了我一刻，踮脚抚着我的头，严肃而沉痛地说：“姑娘执念太深，情障难除，日后必然流离清苦。”

“一个陌生人三两句就断言了我的一生，我若信了，才是“流离清苦”。”

我客客气气地跟他沉痛回去：“大师不知，我家中有一纸泛黄的命书上写着，此女灵台清明，正大仙容，日后必然母仪天下。”

“这话信口开河，对当今圣上更是大不敬，我面朝东方一揖，趁众人愣神之际，委婉地施施压：“

“哪怕命数使然，还得靠后天际遇，小女对这些原是不信的。”

但老夫子教导过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所以宁信其有，大师以为呢？”

“话已说得再明显不过了，姑娘我是当娘的命，人又小气，若识时务，还望赔我一笔钱，替我保全了生计，将来皇帝才能顺藤摸瓜，自民间找到我。”

莲花公子折扇一收，跃下大床，锦袍如杯中琥珀酒，如水般荡漾，边笑边走近我：“欧阳，还不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卖娘娘一个面子？

”说着媚眼横扫，递上手中一样物事，“娘娘，请恕我等造次，你且拿去变卖了，购得画舫，皇帝临幸的机会将会大上许多。

”他在揶揄我，但我不跟金钱过不去，利索地接过来一看，是一颗夜明珠，鸽子蛋大小，光滑圆润。

我爱不释手地把玩半晌，往怀中一揣，欧阳公子已开口了：“这位姑娘，当今皇帝五十有八，当今太子年方七岁，你想嫁谁？

”自古皇位传长不传幼，但皇帝宠幸七皇子的娘亲静妃，不顾群臣反对，执意废了原太子，改立七岁的康王为储君，连我这种草民也略知一二，方才存心打压头没破大师，竟口不择言，忽略了它。我眨眨眼，挡回去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

”我既不想嫁老头子，也不要嫁顽童，但谁的江山固若金汤？

说书人的故事我又不是没听过，历来都有前太子网罗高手复辟上位，据我所知，本朝前太子是位俊雅好青年，大我三岁，与我正当最好年龄。

欧阳公子笑如春风，对我连恐带吓：“连弑君篡位都说得出，这位姑娘怕是不懂祸从口出的道理罢？

”“哦。

”我慢吞吞地说，“天下人都知道，那是陈胜吴广说的，公子的书念得比我还少？

”他大言不惭，承认得好痛快：“在下从来不学无术，只爱看美人跳舞。

”我摸了摸怀中鸽子蛋，今日收成不俗，心坎不禁一甜：“在下从来不学无术，只爱酿酒烹鱼。

”这时，只听得空中一声清啸，一道蓝光飞旋而至，急停止住奔行，翩然掠到欧阳公子跟前：“主公，属下……”是一个眉目伶俐的小厮，通身平淡无奇，但有双锋利锐目。

只一瞬间即意识不妥，顿时止住话语，看了我一眼，转开头去。

头没破大师和莲花公子一前一后走上前，似有话同小厮说，小厮却流露出全不把旁的人看在眼里的倨傲轻慢，但又像想到什么，收敛了傲气，只向大师道：“情况有变。

”有豪门恩怨可听么？

我亢奋地伸长了耳朵。

然而这小厮为人沉默，只说了四个字就紧紧地闭了嘴。

大师和莲花公子也没多问，一齐看向不动声色的欧阳公子，竟像是尚需要这浪荡少年拿主意。

但浪荡少年是靠不住的，他拧着眉毛，目光落在遥远的彼端，努力作思索状，最终不了了之，牵牵嘴角：“别看我，我脸上无答案。

”莲花公子也不是个正经人，绷不住，回头冲简裳姑娘浅笑撩人：“今日就不返航了，就在芦苇荡中随意东西，岂非快哉？

”头没破大师白着一张脸，莲花公子更开心了，看着我说：“我等的晚餐还有劳姑娘主理了。

”“三十两银子。

”我瞅着他，他声如珠玉，眼波魅惑，传说中妖媚倾城的男子，就该长成这样。

但我不是怜香惜玉之辈，比起男人，我更爱钱。

就冲他们的行头，也深知这一记竹杠不算多，但还是得解释几句的，“我向来只做一人份的饭菜，你们人多，又很娇贵，我要多花心思。

”“二十两。

”欧阳公子真愧对豪富之家的名头，竟跟我讨价还价，“我给你提供人手。

”“三十两！

”“二十五两，就这样。

”欧阳公子从简裳手中抢过一粒葡萄吃了，漫不为意地看了看我，“百里绿湖，可供差遣的美人比比皆是。

”“三十两。

”我转身就走。

他猿臂一捞，抓住我，恶声恶气道：“我已作让步，你还想怎样？

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“阁下可用十两银子吃一顿，油水十足，物美价廉。

“欲擒故纵的道理我还是懂的，绿湖的渔娘是多，但大家对他避之不及，他若不想吃自家厨子的饭菜，就只得有求于我了。

情势我看得准，半分不含糊，往常也用这招打发吝啬的食客，“阁下是想花二两银子，骂声晦气，败兴而归；还是想用三两银子，买个闲适晚膳？”

“食客们往往就妥协了，不肯妥协的人就会油腔滑调：“我再加二两，顺便再买个花好月圆？”

“他若用强，我那几招炉火纯青的功夫不是白瞎的。

我只会它们，但勤加练习，对付一帮市井之徒绰绰有余。

我不擅逢迎，要在绿湖上活得周全，只得靠粗野行事了，这是我能想出的惟一办法。

当然也有狡诈之徒假意应承，几杯桂花酿下肚就来动手动脚，那也好办，美人予你销魂夜，小明赠你蒙汗药，都能达到一夜好觉的目的，异曲同工。

我本性善良，最爱替人着想。

“算啦，欧阳，不如成人之美。

“莲花公子打圆场。

我看他的眼神不由多了几分怜爱，妖孽外表，正派内心，真叫我有点小欢喜。

那股懒洋洋的笑意又浮上欧阳公子的唇畔了，他盯着我，语气颇不友善：“我最恨人以奇货自居。

“那你就恨着吧，我得修船去了，告辞。

“我得了一颗夜明珠已心满意足，性情乖戾的人最难伺候，他的钱不赚也罢。

还是莲花公子出手大方，我最爱慕的就是这种投桃报李的美德了，难得他还长得一表人才，简直是男色中的奇葩。

念及此，我迅速地倒戈相向：“莲花公子，简姑娘，他日江湖重逢，必以佳酿相迎。

“说罢不再看欧阳公子，拾起渡我过河的那支断裂的桅杆，想撑向岸边。

我的武功不好用，但话说得太绝，不走就太没面子了。

我手持桅杆，心中没底，暗暗叹声苦也，再低头一看，这才后知后觉，难能可贵地红了脸——小明号破身之时，我坠落湖水，衣衫湿透。

也就是说，我保持这副形象又着腰和这些男人言语厮杀多时，浑然不觉单衣薄卦下的曲线已暴露无疑。

曲线，倘若我有。

怪不得头没破大师和蓝衣小厮都不大正视于我，怪不得两大公子的眼中都充满调侃，怪不得简裳姑娘……我这才窘了，顾不得多想，抡起桅杆就往水中戳，随即纵身、跳跃，斜掠，一气呵成——

在我跌落深水的同时，那道蓝色身影从天而降，捞起我在半空中飞掠，我只觉风声入耳，顷刻间就被带至青青岸边。

落草为寇，入土为安。

踏实的感觉真美好，我谢过蓝衣小厮，他不屑跟我搭话，抱着手臂杵在那里，一脸瞧不起我的神色。

我只有点小积蓄，外加一笔横财夜明珠，但都舍不得给他，这声谢谢确实挺虚伪。

我和他面面相觑，船头传来那人不怀好意的谑笑声：“娘娘万金之躯，在下特意派人护你一程。

“欧阳公子有张可恶的坏嘴巴，但不晓得为什么，我不恼他。

他立于船头，莲花公子和简姑娘双双站在他身侧，三人衣袂飘然，直如画中人。

我无端地想起某位秀才送与我的诗书里，我最爱的那句——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

头没破大师站得稍远，中气十足地冲我喊道：“爱惜芳心莫轻吐，姑娘可要记紧了！”

“大师的口吻和我娘真像，我娘青姑在她难得的清醒时会告诫我：“笑得好看的男人有毒，你千万不要招惹。

“我猜我爹是个美男子，反问她：“那么，不笑也好看的男人呢？”

“我娘气得脱鞋子拍我的脸，我在屋子里跳来跳去地躲她，连连告饶：“别打我脸！

打在看不见的地方！

“事实上，我这张脸不具备可观性，从小到大，没少被我娘打。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次次都是祸从口出，有一天，她在择桂花，我坐在一旁搓酒曲，无意一瞥，竟发现她鬓已星星。我心头一酸，放下手中活计，凑到她跟前想替她拔，但白发太多，竟已无从拔起。

我娘自己也知道，长叹道：“你这孩子不省心，我愁白了头发。

” 我认为她在冤枉我，认认真真地说了句大实话：“娘，没有我，你的头发早晚也得白。

” 我娘大怒，把一篮子桂花全扣在我头上，我在馥郁的香气里心疼得直抽气：“娘！钱！

” 桂花能酿酒，酿酒换成钱，钱带我们去找爹爹，我用心良苦为她铺就了前程，她却总不能体会我的心思。

多数时候，我夜宿小舟，在难眠的夜晚想起我娘，我想一定是哪里出了错，只会惹她生气，然后损人一千，自损八百，把自己搞得也很懊丧。

有话不好好说，这就是我和我娘。

眼下又冒出一位欧阳公子，五两银子的事，都要和我争个高下，我诚恳地向他进言：“公子为区区银两伤了和气，实在有损欧阳世家声誉。

” 那人剑眉一折，语声带笑：“据说在绿湖，五两银子能同时邀约两位姑娘荡舟芦苇丛？

” “你！

”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。

蓝衣小厮突地开口：“斧头和锤子。

” “什么？

” 他不耐烦，重复道：“斧头和锤子。

” 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小厮已腾身而起，执剑劈向苍穹。

只听得一阵沉郁轰鸣声，那柄乌金剑翩若游龙，火星四散，我看得眼花缭乱。

待剑光收敛，才发现岸边几棵高达数丈的杨树已被他的剑削成几块厚实的木板，三米见方，约莫有十余块，堆成一垒。

疏狂如斯，惊艳了看客的眼睛，我这才明白他的用意：“有有有，我回家拿给你。

” 他是在帮我，重建小明号。

这人不赖，别看不苟言笑，比他的主子和蔼可亲多了，我这人吃软不吃硬，他替我省了钱，我恨不得扑过去对他猛摇尾巴：“大侠贵姓？

” 他的声音很沉实，走冷酷路线：“我是卒。

” “卒？

” 名儿真怪，好歹有个姓吧？

他不予理会，塞给我一个“你很烦我很忙”的眼神，窜到一边去劈木板了。

我讨了个没趣，拿人家的手软，心也软了，垂头丧气地冲大船道：“二十五两就二十五两吧，成交！

” 莲花公子喜形于色，侧过头对简裳说：“桂花酿鲈鱼甚是肥美。

” 晚风忽来，那低敞的衣领愈发低了，春色隐隐，妖魅风骨好似湖中红莲，我喉头一干，艰辛地咽下口水，目光转向欧阳公子。

莲花公子太媚了，用我娘的话说，他有毒，我吃不消。

但欧阳公子更加不是省油的灯，头没破大师刚凑近他耳语了几句，他便手一挥：“启航！

” “啊？

我都降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

” 像我这么一个见钱眼开的角色，为他变卦根本就是百年难遇，他却拒绝我了，这下窘了，我抓抓头发，“二十两！

不能再少了，再少我就……” 没等我哭完穷，大船已徐徐开动，甲板上一众人等衣带轻扬，似欲乘风归去。

我急了，拍打着卒的后背：“你家主子要走了，快，带我飞过去！

” 卒很冷漠，不理我，留给我一个宽厚的背。

我推他，推不动，倒把自己弄了个趔趄，索性赖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大船远行。

淡青色的薄雾里，欧阳公子的声音清朗朗地在风中回荡：“你得欠着我，惦着我。

## &lt;&lt;公子最&gt;&gt;

” 那人临去前，看了我一眼。

湖心深处，芦花漫天，春意蓬勃得很清淡。

我和我的小舟对你虚席以待，你却走了。

我跌坐在草丛里，卒在拾掇着木板，我跟他说：“你的主子走了，你不跟了去？”

” 他又不吭声，只慢条斯理地伸了伸长腿，继续干活。

我讨了个没趣，怔了一下，突然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他是在说，腿长在我身上，我爱去哪去哪，他走他的，难不成我还能困死绿湖？

他是狠角色，我灭不动他，不和他斗，自讨苦吃。

我爬起来，拍拍衣裳，一溜烟跑回家拿斧头和锤子。

小明号是谋生工具，早点重见天日，我早点赚钱。

有了钱才好上路，也能高傲如卒，想去哪去哪，也造条气派大船，呼三喝四，鱼肉乡邻。

青姑照例不在家，我在抽屉里找了半天，扛着锤子和斧头就出了家门。

我想清楚了，恃才可放旷，设若我有卒的武功，我也胆敢眼高于顶，但这太难了，非我力所能及。

那就效仿欧阳公子吧，仗着臭钱抖威风，不可一世。

比起身怀绝技，我更信赖腰缠万贯。

钱是个好东西，我一定好好爱它，深深爱，不顾一切地爱。

它比起爱，更能带给我好处，我是穷人，我很势利。

刚走到村东头，我就望见我娘了。

穿黄衫，趿绿鞋，瘦骨伶仃地挂在桂花树上，像一条嫁接的黄瓜。

我很心酸，村人常骂脑子不开窍的人说：“你是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吗？”

” 我娘就是如此，一个人，一段情，一辈子。

她从一开始，倒是尽兴，不晓得那位负心汉是否有妻如玉，有女如花，她们是否锦衣玉食，无需养家？

我翻过手背，慢慢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，这双手虽然小，以后吃粥吃饭，可就靠它了。

我没打扰我娘，绕了路，跑去绿湖边找卒。

他还在忙着，我把工具一递，走到一边去捕鱼。

网一撒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一晃，清亮的水下，鱼儿仓皇逃窜。

我坐在岸边，回头望着卒，他是他的卒，他留下来陪我。

但他为什么要这样？

我们本是萍水相逢，我的容貌平淡无奇，他大可不必。

<<公子最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古言里有比它曲折离奇的，但没有它如此独特的味道。  
有比它有味道的，却没有它的山回路转柳暗花明。  
这就是《公子最》，这就是沈七七，我想作者想要表达的其实是一种从古到今女子的理想生活：找个好伴侣，做对俏鸳鸯，去江湖流浪。  
这是适合在阳光温暖明媚的午后躺在草地上慢慢翻阅的一本小说，翻开它，你会记住它。

<<公子最>>

编辑推荐

遇见他之前，她的江湖，只在碧波荡漾的绿湖里。  
遇见他之后，才知江湖之大，朝堂之远，她愿随了他去。  
惊涛骇浪里，瞥见命运的伏笔。  
绿衣的渔娘，遇见白衣公子—— 风和日丽，换了人间。  
原汁原味，最柔软清丽的古言小说，女子的江湖，在爱人的怀抱里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